

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

(2024 年度)

项 目 类 别 重点课题

立 项 编 号 BZ 24ZD025

学 科 分 类 历史学

课 题 名 称 “米仓道”命名研究

项 目 负 责 人 周书浩

项 目 参 与 人

负责人所在单位 巴中日报社

联 系 电 话 13980298234

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

“米仓道”命名研究

提要:米仓道作为夏末商初巴人开辟的一条通道,其重要性在于:北上夺关中占中原必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夺汉中,南下亦必先夺汉中然后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征巴蜀据西南,其主要用途就是军事。唐宋时期,米仓道沿途州县基本都在一个政区内,官员视察,文书传达,商旅往来,其通行率达到了历史时期的巅峰。元代设立陕西、四川二行省,此前以“山川形便”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原则被弃之,继而被以“犬牙交错”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形式所取代,除了商旅,再无政治上的联系,米仓道开始边缘化,通行率大大降低。明正德初年“鄢蓝之乱”后,地方官员审势稽变,为加强防务,嘉靖年间先后在米仓山区重建米仓关、巴峪关,米仓道一度时间被管控。至清代,米仓道逐渐被行人冷落,基本荒废。粮道、南北路、王公路、巴岭路(巴岭山路)、大行路……不同时期米仓道有不同的称谓。直至清康熙年间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中将其更名“米仓道”,其名沿用至今并固定。命名“米仓道”,使这一条翻越米仓山的古道有了清晰而独特的辨识度。作为一条存在数千年的古道,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,是各个历史时期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,也是自然环境变迁的见证,它不仅传达着重要的地理信息,也承载着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。

关键词:米仓山;米仓道;《读史方輿纪要》;命名

米仓道即今四川巴中市通往陕西汉中市的古道。四川与陕西的界山——大巴山脉西段的米仓山将它分为南北两段：今巴中市巴州区、南江县辖境为米仓道南段（巴州区东、南、西向的古道系米仓道南段延线），今汉中市南郑区辖境为米仓道北段。

米仓道是古蜀道的重要线路之一，与金牛道、荔枝道构成巴蜀地区进入关中的三条主线路。米仓道并非单一线路，在巴蜀地区通往关中的路网中，与金牛道、子午道等相互关联，但自成体系，有其自身的主线、支线，是多线复合的南北交通网络。

米仓道夏末商初为巴人开通，秦末始为官道。刘邦据汉中，巴蜀之民供给军糈，米仓道是输送粮草的道路之一，时称“粮道”。唐宋以降，南北路、王公路、巴岭路（巴岭山路）、大行路等称谓不一。清康熙年间，著名学者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中将其更名“米仓道”，其名沿用至今并固定。

顾祖禹为何将这条古道命名“米仓道”？本文旨在从“史源学”角度探讨这条古道的称谓变化及其被重新命名的依据，有求于方家教正。

“米仓道”称谓举隅

秦汉以来，米仓道经历了粮道、南北路、王公路、巴岭路（巴岭山路）、大行路、米仓道（米仓关道）等称谓变化。

粮道。“粮道”并非专指米仓道。楚汉相争，凡是巴蜀地区往南郑、三秦地区运送物资的通道均可称“粮道”。米仓道是当时最便捷、最重要的粮道之一。

《史记》卷五十三《萧相国世家》：“沛公为汉王，以何为丞相……汉王引兵东定三秦，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填（同“镇”——引者）抚谕告，使给军食。”既然“使给军食”，军食必须通过道路运输，米仓道就彰显了战时运送军糈的功能。

《汉书》卷一《高帝纪》“……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”，刘邦日后在洛阳南宫招饮群臣，表扬萧何“填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”（刘邦表扬萧何的话与《史记》记载同），句中的“粮道”就泛指当时进入巴蜀地区的通道，其中就包括米仓道在内。

南北路、王公路。“南北路”“王公路”见郑子信与无名氏在米仓道的题名。

今南江县公山镇与沙河镇之间二洞桥附近石壁上，有“天宝四载，太守郑子信，此南北路移险造阁记”题名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之一百四十《山南西道八·集州》“……天宝元年改为符阳郡，乾元元年复为集州”，记载集州（今南江县）天宝元年（742）改政区名为符阳郡，乾元元年（758）由符阳郡又改为集州。“天宝四载”即唐玄宗天宝四年（745）。“太守郑子信”，太守即郡守，郑子信当为符阳郡太守，其生平事迹失考。据此题名，可知米仓道唐玄宗时名“南北路”。四百八十年后，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卷第一百八十七《利东路·巴

州·碑记》中，将该题名记载为“《修路记》，郑子信撰”。

当然，“南北路”也并非专指米仓道——这种按道路走向命名、凡是从南至北的道路均可称“南北路”，它与“粮道”称谓一样，无鲜明地域特征，命名平庸。

《（道光）南江县志》下卷《杂纪》：“赤溪路侧，岩石倒于道。右有‘王公路’三大字未毁，笔势遒劲，方正端严，近颜鲁公（即颜真卿——引者）法书。年号、题名俱毁，识者惜之。”《（民国）南江县志》第一编《古迹志》亦记载此事。“赤溪”即今南江县赤溪镇，米仓道贯穿境内；“王公”泛指达官显贵，“王公路”当指官道。刻此三字的岩石于1951年修巴中至南江的公路时被毁。

巴岭路（巴岭山路）。“巴岭”“巴岭山”之名最早出现于北魏后期酈道元撰《水经注》卷二十《漾水》、卷二十七《沔水》。“岭”“山”在古巴国境，故以“巴”字冠名，路因山名，跨越其间的道路便叫“巴岭路”“巴岭山路”。“巴岭”“巴岭山”是今巴山或大巴山名称之滥觞。

唐人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第二十二《山南道三》：“（兴元府）西取巴岭路至集州二百八十里。”“西取”应为“南取”，“巴岭路”即米仓道。

北宋初期成书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百三十三《山南西道一·兴元府》“四至八到”条记载兴元府“南取巴岭路至集州三百里”，卷一百三十九《山南西道七·巴州》“四至八到”条记载巴州“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二百二十里”，卷一百四十《山南西道八·集州》“四至八到”条记载集州“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四百里”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兴元府“西取巴岭路至集州二百八十里”（应为“南取”），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兴元府“南取巴岭路至集州三百里”，二书记载的里程相差不大。但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巴州“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二百二十里”、集州“东北取巴岭路至长安一千四百里”就明显属于误载——巴州在集州（今南江县）之南，较之集州，距离长安里程更远；集州在巴州之北，较之巴州，距离长安里程更近，怎么比巴州至长安还多出一百八十里路？

大行路。“大行”系古时接待宾客的官吏，“大行路”当为宾客来往的官道。

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：“兴元之南，有大竹路，通于巴州。其路则深溪峭岩，扪萝摸石，一上三日，而达于山顶。行人止宿，则以絙萝系腰，萦树而寝。不然，则堕于深涧，若沈黄泉也。复登措大岭，盖有稍似乎处，路人徐步而进，若儒之布武（疑为“步武”，古以六尺为步，半步为武，此处意为脚步——引者）也。其绝顶谓之‘孤云、两角’，彼中谚云‘孤云两角，去天一握’。淮阴侯庙在焉。昔汉祖不用韩信，信遁归西楚，萧相国追之，及于兹山，故立庙貌。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，南伐巴人，往返登陟，亦留题于淮阴祠。诗曰：‘一握寒天古木深，路人犹说汉淮阴。孤云不掩兴亡策，两角曾悬去住心。不是冕旒轻布素，岂劳丞相远追寻？当时若放还西楚，尺寸中华未可侵。’崎岖险峻之状，未可殚言。”

宋代李昉等人编纂《太平广记》，该书卷三百九十七“山”目亦收此条。“大竹路”之说又见于宋代笔记小说总集《类说》卷五十四。

刘广生、赵梅庄据此在《中国古代邮驿史》第九章《宋代的邮驿·宋代的驿道分布和网络·北宋的驿所分布和网络·西路》一节写道：“北宋时自陕入川，尚有多条南北谷道，其中以大竹路利用较多。这条谷道起自南郑县，西南越大巴岭，过米仓关至巴州，经归仁县、梁州、合川至渝州。”^① 蓝勇、王子今等学者也认为“大竹路”是因沿途多竹而得名。^②

其实“大竹路”应为“大行路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七《汉纪五十九》胡三省注：“今兴元府，古汉中之地也。兴元之南有大行路，通于巴州。其路险峻，三日而达于山顶。其绝高处谓之‘孤云两角，去天一握。’孤云、两角，二山名也。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。三巴之地，此居其中，谓之中巴。巴之北境有米仓山，下视兴元，实孔道也。”该书卷第二百六十八《后梁纪三》胡三省注：“巴州在三巴之中，谓之中巴。兴元之南有大行路，径孤云两角，过米仓山则至巴州。”胡三省注均作“大行路”。“行”字篆书极易同“竹”字混淆，故疑“大行路”为“大竹路”之误。

米仓关道、米仓道。此乃古道的最终定名，也即是今天的叫法。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五十六《陕西五·汉中府》：

……志曰：汉中入关中之道有三，而入蜀中之道有二。所谓入关中之道三者，一曰褒斜道，二曰傥骆道，三曰子午道也；所谓入蜀中之道二者，一曰金牛道，二曰米仓关道也。

又“米仓道”条：

自南郑而南，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。后汉建安二十年，曹操击张鲁，鲁闻阳平已陷，乃奔南山，入巴中。贾耽曰：“兴元之南有道通于巴州，路皆险峻，中间有米仓山，在南郑西南百四十里。又有孤云山，行者必三日始达于岭，所谓‘孤云两角，去天一握’也。”孤云两角，或谓二山名，或云孤云山有两峰对峙耳。米仓南临中巴，巴州在三巴之中，谓之中巴。北瞰兴元，实为孔道。是时张郃守汉中，亦由此入巴中，进军宕渠之蒙濞石，为张飞所败而还。自是由汉中入三巴者恒取道于此。五代梁乾化元年，岐王李茂贞遣刘知俊侵蜀，围王宗侃于安远，遣使求救于蜀主，自中巴间行至泥溪。……宋开禧二年吴曦叛，引金人入凤州，兴元帅程松亟趋米仓山，由中巴遁入阆州，复顺流趋重庆。绍定四年蒙古入洋州，分遣其将莫哥自洋州趋米仓……

“自南郑而南，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”——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这部“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”（魏禧《读史方輿纪要·叙》）为这条古道再次命名，并成定名。

“米仓道”命名依据

一、米仓道命名与刘邦据汉中，巴蜀之民供给军糈有关

《史记》卷五十三《萧相国世家》：“沛公为汉王，以何为丞相……汉王引兵东定三秦，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填抚谕告，使给军食。”

《汉书》卷一《高帝纪》：“汉王既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，多道亡还者。韩信为治粟都尉，亦亡去。萧何追还之，因荐于汉王，曰：‘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计事者。’于是汉王齐戒设坛场，拜信为大将军，问以计策。信对曰：‘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，是迁也。吏卒皆山东之人，日夜企而望归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宁，不可复用。不如决策东向。’因陈羽可图、三秦易并之计，汉王大说（同“悦”——引者），遂听信策，部署诸将。留萧何收巴蜀租，给军粮食。”

因巴蜀民众筹粮有功，“蜀、汉民给军事劳苦，复勿租税二岁”，巴蜀粮食充足，“兴关中卒乘边塞。关中大饥，米斛万钱，人相食。令民就食蜀、汉。”日后刘邦又在洛阳南宫招饮群臣，表扬萧何：“填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”（引文均出自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）。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的记载相同：“项羽封高帝为汉王，王巴蜀三十一县。帝不悦。丞相萧何谋曰：‘虽王汉中之恶，不犹愈于死乎？且语曰‘天汉’，其称甚美。夫能屈于一人之下，则伸于万乘之上者，汤、武是也。愿大王王汉中，抚其民以致贤人，收用巴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’帝从之，都南郑。及项籍弑义帝，高帝东伐，萧何常居守汉中，足食足兵。既定三秦，萧何镇关中，资其众，卒平天下。”

刘邦封汉王，任命萧何为丞相。刘邦率军平定三秦时，萧何留守

汉中，镇抚巴蜀，告示百姓归附，让巴蜀民众供给军糈。作为大后方，位于西南的巴蜀之地当时是稻米的主产区之一，稻米等军用物资便从南往北源源不断输送到南郑及三秦地区。巴蜀因盛产稻米，被形象地喻为“米仓”，这条给汉王刘邦输送军糈的古道，从功能讲，当时名“粮道”，加之它翻越后世名叫“米仓山”的大山，顾祖禹便将它命名“米仓道”。

二、米仓道命名与“米贼”在通往巴蜀的道路上建义舍置义米有关

王子今先生认为，经过巴山，联系巴中和汉中的米仓道很可能很早就已经开通。但是这条古道通行的早期，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名。米仓道得名或许与“米贼”“米巫”巴、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有关。思考这一问题，亦应当注意“五斗米道”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“义米”制度。“米仓关”称谓应当来自米仓道，而“米仓道”和“米仓山”定名的先后尚未可知。不过，“米仓道”“米仓山”“米仓关”名号的由来，应当都与“米”有关。王氏引《说文》“仓，谷藏也。仓，黄取而藏之，故谓之仓。从食省口，象仓形。凡仓之属皆从仓”，“米仓道”“米仓关”名号所见“米仓”，说明“米仓道”“米仓关”联系和控制的地区，当时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，收成应颇有剩余，可以储积即“取而藏之”。③

《三国志》卷八《魏书·张鲁传》：“张鲁字公祺，沛国丰人也。祖父陵，客蜀，学道鹄鸣山中，造作道书以惑百姓，从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号‘米贼’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鲁复行之。益州牧

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，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，鲁遂袭脩杀之，夺其众。焉死，子璋代立，以鲁不顺，尽杀鲁母家室。鲁遂据汉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号‘师君’。其来学道者，初皆名‘鬼卒’；受本道已信，号‘祭酒’。各领部众，多者为治头大祭酒。皆教以诚信不欺诈，有病自首其过，大都与黄巾相似。诸祭酒皆作义舍，如今之亭传。又置义米肉，县（同“悬”——引者）于义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；若过多，鬼道辄病之。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后乃行刑。不置长吏，皆以祭酒为治，民夷便乐之。雄据巴、汉垂三十年。”

《华阳国志》卷二《汉中志》：“汉末，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，造作道书，自称‘太清玄元’，以惑百姓。陵死，子衡传其业；衡死，子鲁传其业。鲁字公祺，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。……初平中，以鲁为督义司马，住汉中，断谷道。鲁既至，行宽惠，以鬼道教。立义舍，置义米、义肉其中，行者取之，量腹而已，不得过。过多，云鬼病之。其市肆贾平，亦然。犯法者，三原而后行刑。学道未信者，谓之‘鬼卒’，后乃为‘祭酒’。巴、汉夷民多便之。其供，道限出五斗米，故世谓之‘米道’。”

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五《刘焉传（附张鲁）》：“鲁字公旗。初，祖父陵，顺帝时客于蜀，学道鹤鸣山中，造作符书，以惑百姓。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，故谓之‘米贼’。陵传子衡，衡传于鲁，鲁遂自号‘师君’。其来学者，初名为‘鬼卒’，后号‘祭酒’。祭酒各领部众，众多者名曰‘理头’。皆校以诚信，不听欺妄，有病但令首过而已。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，同之亭传，县置米肉以给行旅。食者量腹取足，

过多则鬼能病之。犯法者先加三原，然后行刑。不置长吏，以祭酒为理，民夷信向。”

张鲁，字公祺（《后汉书》作“公旗”），沛国丰邑（今江苏徐州市丰县）人。祖父张陵，客居四川，在鹄（鹤）鸣山（在今成都市大邑县）学道，编造道书迷惑信众。与之学道的人须交五斗米，当地人称张陵“米贼”。张陵死，其子张衡继承遗业；张衡死，其子张鲁继承衣钵。益州刺史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，命他与别部司马张脩一同带兵去攻打汉中太守苏固。张鲁借机杀张脩，夺其兵权。刘焉死，其子刘璋继位。因张鲁不顺从刘璋，刘璋将张鲁母亲一家人尽数诛杀。张鲁据汉中后，用鬼道迷惑百姓，自称“师君”。那些跟随他初学道的人都称“鬼卒”，学道到一定程度时改称“祭酒”。祭酒各领部众，人数最多者为治头大祭酒。张鲁教导教民诚实守信，不要欺诈，有了缺点、错误要自我反省与检讨，其教义大致与黄巾军同。各祭酒在道路旁边建起义舍，像驿站一样，置义米、义肉于义舍中，往来巴、汉的行人根据自己饭量大小吃饱为止。如果贪吃，鬼神就会让他生病。教民如果犯了法，前三次可以原谅，再犯就处死。基层不设置长官，一切都由祭酒来管理，汉人和少数民族人都乐意接受管理。

“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，同之亭传，县置米肉以给行旅”，这正是“五斗米道”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“义米”制度的举措，也是“米贼”“米巫”在巴、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的佐证。

三、米仓道命名与宋金战争期间输送军需物资有关

宋金战争期间，成都府路、潼川府路、夔州路作为大后方，其所

属州、县积极为前线的宋军筹集粮草，通过不同途径运往前线。利州东路所属的巴州及其属县难江县〔明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更名“南江县”〕因米仓山阻隔，亦是宋金战争的大后方，正好又位于米仓道南段，巴州、难江县为前线运输粮草，必须经过米仓道。

巴中市巴州区南龛第 065 龛外龛左壁题记：“曾口县令冯翊杨百药，自祁山运米回县，纵步于此。有宋乾道改元乙酉仲春清明日，男庭芝侍行。”

此乃冯翊（今陕西大荔）人、利州东路巴州曾口县令杨百药在儿子杨庭芝陪同下，率民工经米仓道至兴元府，再经故道（陈仓道）南段、阴平道（略阳—文县—西和），往抗金前线祁山（今甘肃礼县祁山镇）运送军粮，返回巴州后，在南龛的题名，时为宋孝宗乾道元年（1165）清明节。时值宋金签订“隆兴和议”，宋再割商州、秦州给金兵。

不仅军需通过米仓道运输，前线重要信息也通过米仓道传播。

南江县城附近米仓道旁琉璃关（琉璃寺）摩崖石刻：“绍兴三年二月十五日，金贼犯兴元府。弓级任荣记。”

绍兴三年即公元 1133 年。此乃宋金战争初始阶段。金兵侵犯兴元府（宋代汉中仍沿袭唐代旧称，名“兴元府”），消息正是通过米仓道等入蜀道路向大后方传播。

四、米仓道命名与道路翻越米仓山有关

据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五十六《陕西五·米仓道》引贾耽“兴元之南有道通于巴州，路皆险峻，中间有米仓山，在南郑西南百四十里”，

可知“米仓山”这一山名唐代就有了。贾耽，字敦诗，唐德宗贞元九年(793)以右仆射衔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即宰相），曾任山南西道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对今秦巴地区山川形胜了如指掌，也多有研究，一生撰著颇丰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均有传。

笔者曾考证《山海经》卷五《中山经·中次九经》中的“风雨之山”即米仓山。秦汉时期，米仓山名“风雨之山”。④

《輿地纪胜》卷第一百八十七《利东路·巴州·景物下·米仓山》：“《系年录·绍兴三年》云‘巴之北境即米仓山’，下视兴元，出兵之孔道。”明人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卷之二十五《川北道·保宁府二·巴州》引此条云：“《系年录》‘巴之北境即米仓山，下视兴元，出兵之孔道’，即今关堡相望矣。”

“王岩叟《系年录》一卷”见《宋史卷二百三·志第一百五十六·文艺二》，今佚。王岩叟，元祐六年（1091）拜枢密直学士，事见《宋史卷三百四十二·列传第一百一》。再将时间延后，至迟北宋时期巴州北境就有山名“米仓山”。在山的最高处，可以俯瞰兴元府周边地区，山中有“出兵之孔道”（行军的大道），这孔道就是米仓道。按曹学佺“即今关堡相望矣”的说法，明代中后期，米仓山关隘与堡垒遥相呼应。洵不诬也！明嘉靖八年（1529）重修的米仓关、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重修的巴峪关可证。

《輿地纪胜》卷一百八十三《利州路·兴元府·景物下》“米仓山”条：“一名仙台山，详见仙台山下。”又“仙台山”条：“《晏公要类》一名玉女山，在南廉水县。《道家生经》云，此山仙人、玉女所居之

地，一名米仓山，与大巴山相连，有韩信庙及截贤岭，云萧何追韩信至此。”该书卷一百八十七《利州路·巴州·景物下》“两角山”条王象之按语：“……近者开禧逆曦之变，士大夫之逃难者，亦多由米仓（山）以东归，此正趋荆楚之路。”

南宋徐梦莘编撰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百五十五：“……至是复念非庶不可以抚葺兴元，乃复起庶参谋，委之巴南，招抚散亡，俾驰诣巴州，措置梁、洋一带。庶至巴，急散榜梁、洋境，上招其军民，不数日，远近来会。巴之北境米仓山，下视兴元，出兵之孔道，于是金人不敢深入。”

《宋史卷三百九十六·列传第一百五十五·程松》：“……未几，金人封曦为蜀王。曦遗松书讽使去，松不知所为。兴元帅刘甲、茶马范仲任见松，谋起兵诛曦，松恐事泄取祸，即揖二人起去。会报金人且至，百姓奔走相蹂躏，一城如沸。松亟望米仓山遁去，由阆州顺流至重庆，以书抵曦，丐赆礼买舟，称曦为蜀王。”

《宋史卷三百六十七·列传第一百二十六·郭浩》：“绍兴元年，金人破饶风岭，盗梁、洋，入凤州，攻和尚原。浩与吴玠往援，斩获万计。迁邠州观察使，徙知兴元府。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，浩讨平之。”

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三十四《汉中府·山川·米仓山》：“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，上有韩信庙，相传萧何追韩信至此。”

以上是宋代、明代文献对米仓山地望的记载。下面我们再看看顾祖禹对米仓山的记载。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五十六《陕西五·汉中府·米仓山》：“在府

西南百四十里，牟子才云‘汉中前瞰米仓’是也；又孤云山在米仓西，志云‘山在褒城县南百二十里，亦曰两角山’，皆南达巴中之道也。”牟子才，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进士，官员、学者，《宋史》有传。引文说明南宋时期米仓山地理位置同样重要。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五十六《陕西五·汉中府·巴岭山》：“在府西南一百九里，亦曰大巴山。其山延绵深广，中包孤云、两角、米仓诸山，南接四川巴州之小巴山。”引文旨在说明唐代的巴岭山（巴岭）就是大巴山，大巴山又包括孤云、两角、米仓等山，或者说孤云、两角、米仓等山组成大巴山，大巴山是整体，孤云、两角、米仓等山是局部。大巴山面向汉中，与南向四川巴州（南江县）的小巴山山体相连。顾祖禹对大、小巴山的界定，正好与明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戊戌科巴州籍进士周建邦在《创建巴峪关记》^⑤中写的“大巴山南峙面蜀，小巴山北峙面秦”相反。《读史方輿纪》卷六十八《四川三·保宁府·南江县》“大巴山”条：“县北二百里，高耸千寻，岩径极险，春夏积雪不消，与汉中诸山相连，为巴、汉巨镇，梁州中土也，一名巴岭山。又小巴山，在县北百里，其险次于大巴，而高峻积雪相似。又米仓山在县北八十里。”又“巴江”条：“在县南。《志》云：‘南城下有几水，古名难江水。源出巴汉间，自东北汛激而来，循公山之麓，纡回而下，汇于巴水，如几然。’又南江源出米仓山，亦自县治前而南与巴江合，盖二水即巴江上流也。”

鉴于“出兵之孔道”翻越巴岭，又主要跨越米仓山，这条孔道命名“米仓道”就顺理成章了。

巴岭（巴岭山）实际就是大小巴山的统称，米仓山是巴岭的支脉之一，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。今天，现代地理学已将大巴山、小巴山称谓规范，统称“大巴山”。作为大巴山支脉，“米仓山”这一称谓继续使用，并成为网红地名、游览胜地。它是四川南江县境内的主脉（最高峰为光雾山），也是四川与陕西的界山之一。

李烨认为米仓山得名与廉水县设置有关：“米仓山的得名，从廉水县的设置原因，或者能窥见其一二。廉水县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为了收集粮食，将粮仓修建于此附近。正是出于军事需求，粮食也相对安全。宋代汉中粮食以稻谷为主，称为‘米仓’正源于粮食收藏的大宗而言。在山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来命名一个地方是一种习惯，以‘米仓’命名该山正符合这一习俗。”⑥

从文献对米仓山的记载看，米仓山得名远远早于廉水县设置，换句话说，米仓山得名与廉水县设置无关。

《輿地纪胜》卷一百八十三《利州路·兴元府·南郑县》“廉水县”条：“廉水县，次畿，在府南五十里。绍熙四年（1193）安抚（使）宇文价奏，于南郑县南路石幢修置廉水县，以便民户输纳，省南郑县丞，改县令就南尉兼主簿之职，析治诸事焉。”

《宋史卷八十九·志第四十二·地理五·利州路·兴元府》：“次府，……县四：南郑（次赤），城固（次畿），褒城（次畿），西（次畿，至道二年割隶大安军，三年还隶，有锡冶一务）……南渡后，增县一：廉水（次畿，绍兴四年析南郑县置，以廉水为名）。”

《輿地纪胜》记载廉水县绍熙四年（1193）设置，目的是“以

便民户输纳”，即囤积、中转军粮，支援宋军抗金。《宋史》记载绍兴四年（1134）析南郑县设置廉水县。两书记载设县时间不一，孰是孰非，待考。但从时间段看，都在宋金战争期间。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五十六《陕西五·汉中府·廉水》：“在府城西南四里。《梁州记》：‘水出大巴山北密谷中，流经南郑县西龙冈山下，又北至褒城县境入于汉。’今府南十五里有杨村堰，又南五里为鹿头堰，又南五里为石梯堰，俱引廉水以溉田。”

廉水县治位于今汉中市南郑区廉水镇廉水村。米仓道由南郑出发，循廉水而上，抵廉水县，经今南郑区新集镇一带平川，南达黄官岭，便进入米仓山，然后通往四川南江、巴州等地。

结语

米仓道作为夏末商初巴人开辟的一条通道，其重要性在于：北上夺关中占中原必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夺汉中，南下亦必先夺汉中然后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征巴蜀据西南，其主要用途就是军事。唐代，米仓道直接连通山南西道治所兴元府，也是直接连通京师长安的大道，并且有地方政府维修从而保障其畅通（太守郑子信组织符阳郡民众维修道路）。宋代，它仍然通往利州路（南宋属利州东路）治所兴元府，同样有人维修道路。南江县城附近米仓道旁琉璃关遗址，有宋宁宗嘉泰三年（1203）秋修路碑，记载以侯南基为首的道教信众任用道士何永德修路事：“古道江边，夏水暴涨，则不便往来。命道人何永德

凿崖载石以取道焉，庶为千古不朽之迹。谨题流离关。大宋癸亥嘉泰三年秋，科首侯南基洎当境信士。石匠赵忠顺记，张刚书。”所谓“凿崖载石以取道”，就是开山取石修建石板路。维修米仓道除了地方政府主导外，当时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。唐宋时期，米仓道沿途州、县基本都在一个政区内，官员视察，文书传达，商旅往来，其通行率达到了历史时期的高峰。元代设立行省，元世祖至元十八年（1281）分陕西四川行省为陕西、四川二行省〔其后一度再合二为一，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又分为二〕，陕西行省治安西路更名奉元路，兴元府属之，此前以“山川形便”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原则被弃之，继而被以“犬牙交错”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形式所取代，兴元府与巴蜀长期同一政区的格局被打破，除了商旅，再无政治上的联系，米仓道开始边缘化，通行率大大降低。明正德初年“鄢蓝之乱”后，地方官员审势稽变，为加强防务，嘉靖年间先后在米仓山区重建米仓关、巴峪关，米仓道一度时间被管控。至清代，米仓道逐渐被行人冷落。

“攀林渡涧只啼乌，绝迹村烟山径迂。”（王经芳《从汉中至南江》）清康熙初期，米仓道已荒芜如此。至道光年间，已是“路途崎岖，殊属险骇”。（张复旦《登元山怀古并记》）到了光绪年间，“冰雪裂我肤，荆棘塞我途。我马瘦不行，我仆病且呼。头上雨如注，脚下疑无路。车夫前脚行，路在泥途处。路窄低复高，泥中石如刀。石割血流踵，叫苦声嗷嘈。前者未插脚，后者屐复脱。一人几双屐，一日几摸索。艰难荷行李，泥中行复止。屈指三日程，苦于千万里……”（孙清士《南江行》）“寥落人踪少，艰难行径微。藤梢横碍眼，石角乱勾衣。”

（孙清士《南江道中》）民国时期，除了当地居民行走，外地行旅越来越少，凡北出四川南入四川者，大多走金牛道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明清以来行人稀少导致道路杂草丛生，逐年荒废，并且鸢兽出没；二是山体崩塌、水毁水淹，道路局部中断，官府不维护，民间亦无人修补，加之北上翻越道路曲折、险象环生的米仓山这一天然地理屏障，行走时间长、食宿成本高，行人改走他途。

“米仓道”命名，无论是与巴蜀之民给刘邦提供军糈、“米贼”于通往巴蜀之道建义舍置义米有关，还是与宋金战争期间输送军用物资或道路翻越米仓山有关，一个基本事实是：如此的多种可能性中都隐含着与粮食的关系。粮食构架、支撑起一个历史事实——战时，这条道路的主要功能就是输送粮草，即便不输送粮草，也与战争密切相关——从早期巴国军队出征助武王伐纣，到萧何追韩信（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第一百八十七《利东路·巴州·景物下》“两角山”条对此记载的按语尤为精辟）、张鲁入巴中、张郃进军宕渠为张飞败还、王宗侃被李茂贞围求救于蜀主王建、吴曦叛宋降金四川宣抚使程松弃兴元由巴州遁阆州，《元史》卷三《宪宗纪》“是时，军四万，号十万，分三道而进：帝由陇州入散关，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，孛里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”，《元史》卷一五四《李进传》“戊午，宪宗西征，丞相史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，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，遂命进为总把。是年秋九月，道由陈仓入兴元，度米仓关，其地荒塞不通，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”，都是经过米仓道或直接发生于米仓道上的战

事。可以说，这条古道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战争记忆。从“米仓道”命名，也可看到《读史方輿纪要》注重于“历史军事地理”的编撰特征。

米仓道是巴中历史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作为存在数千年、具有清晰而独特辨识度的古道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，是各个历史时期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，也是自然环境变迁的见证，它不仅传达着重要的地理信息，也表征着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。米仓道的存在既代表巴中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承载着先贤对它深刻的地理认知与真挚的情感，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体现和文化传承载体之一。

注释：

①《中国古代邮驿史》（修订版），人民邮电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46页。

②③《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》，《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汉中市博物馆编，三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37页—348页、第435页—436页。

④周书浩：《巴中虎事》，《巴中日报》2021年1月9日第2版。

⑤嘉靖《保宁府志》卷之十二《艺文纪二》，杨思震纂修，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刻本。

⑥《巴山古地名杂考》，《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汉中市博物馆编，三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50页。

